

A

清明节放假，我独自闲着无聊。心想去看点啥吃点啥，思来想去，这个春天连菜秧都没看过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春天。春天是鲜花的季节，也是菜秧们的舞台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好好看看嫩秧儿了。我猜想这种小众的东西，只有解放路菜场这样接地气的地方才有。我跳下床，胡乱洗个脸，麻溜地出门。

一路快走，到解放路已经九点多了。心想，太晚了，今天怕是看不到菜秧了。人还没到解放路，大老远就开始搜寻起菜秧的踪影。目光一路扫射，红外线一样。忽然，在解放路路口，远远看见一辆三轮车，车上乱糟糟堆着一些植物，旁边站着一位大爷，戴着斗笠。莫非车上的就是菜秧？也不像，菜秧不是很小的吗？可能是卖菜的。我心里琢磨着，脚下加快步伐。咦，原来真的是菜秧。我问大爷，我拍个照可以吗？大爷直爽，你拍吧。拍完，我仔细看向了菜秧。这菜秧，跟我记忆里的嫩秧儿有很大的出入。记忆中，菜秧都是很小的，只有两三片叶子。三轮车上放着的茄秧，差不多有一尺长，叶子茂密，感觉没几天就能开出花来，结个茄子倚马可待。南瓜秧长出藤蔓，每一株上都有好几朵花蕾。辣椒秧、冬瓜秧、丝瓜秧都是很大的。我心想，可能现在人心里着急，只想买去就能结果的菜秧。小的菜秧栽不活，买的人也不想冒风险。大家买菜秧，是为了吃，不像我这闲人是为了欣赏植物的生长过程。喜欢看菜秧儿一寸一寸地长，享受一天一个样的惊喜。

正在我盯着菜秧遐想时，走来一位“年轻的老太太”。你说她老，她还年轻；你说她年轻，她又有点老。人瘦削，个子不高。她围着菜秧看了一圈，问大爷，秋葵秧有吗？我在旁边想，这大妈有点与众不同。车上有辣椒秧、茄秧、冬瓜秧、南瓜秧、丝瓜秧，就是没有秋葵秧。我心想，大爷这下被问住了。好不容易来个顾客，居然没有。我以为大妈是声东击西，一种谈判技巧。哪晓得，秋葵这个冷门货，大爷却有。大爷说，秋葵我有的，我给你找出来。大爷弯腰在众菜秧中找起秋葵。见状，年轻的老太太又问起了价格，多少一株？大爷回，一元五。大妈大声说，我买“两株”，你便宜一点，一元一株。“两株”，是大妈特别强调的，声音也加重了。大爷立马停下寻找的双手，不耐烦地回道，我寻寻都麻烦。大爷弯着的腰站直了，不再跟人搭话。大妈没趣，摸索着口袋，说，我打个电话，问问我家老头子。我在旁边度起大妈之腹，这个打电话到底几个意思？商量有没有地方种？商量买秋葵可以不？还是商量秋葵秧一元五一株是否值？莫非花个两元三元还要汇报？电话那头是个可怕的抠搜老头？我赶紧走了，这样搞下去，我能杜撰出一个长篇来。

嫩秧儿

□周晓绒

我迷恋嫩秧儿，喜欢那种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稚嫩和希望。过去在农村，菜秧随处可见，村民之间还会互相赠送。农人自留种子，我家钢窗上挂着的红辣椒，窗台上放着的老豌豆荚都是种子。窗台上的小瓶子，里面可能装着菜籽，打扫卫生，一马虎就会把它扔了。老丝瓜往偏僻处一挂，等到来年要种，敲出来撒土里，没多久丝瓜秧就冒出来了。这些南瓜秧冬瓜秧丝瓜秧，破土而出时，头上都顶着一撮灰，这是撒下种子时，农人爱盖一点草木灰在上面，算是营养土、掩盖物。

B

记忆中茄子秧和番薯秧都是去街上买的，自己不会搞。有一年，母亲吩咐我回家时买几株茄子秧，我就特意拐到黄坛菜场买菜秧。买了几株茄秧后，看着番茄秧和黄瓜秧很可爱，摊主给我们看图片，顶花带刺的小黄瓜吸引了我，就顺手买了几株。看见我瞄一眼番茄秧，老练的摊主又怂恿我买。一下子就多买了计划外的黄瓜秧和番茄秧。拿回家后，以为母亲会夸赞我，懂得触类旁通。哪晓得，母亲一下子沉下脸，劈头盖脸骂道，这么多叫我种，你要我老命啊，我吃了饭这么空。母亲没来由的一顿训，我觉得有点委屈。我分辩道，你叫我买，我就买了呀，要不我都不会去菜场。母亲辩驳，我叫你买茄秧，没叫你买番茄秧和黄瓜秧。我解释道，看着中意，顺手买了这两样，也没几株，不占地方。母亲还是很生气，好像我干了啥天大的错事。我也有点不高兴了，说，你会种就种，不会种就扔了吧。

好一阵后，她气也消了。母亲一向和善，我问她为啥发这么大火。她说，她从来没种过番茄和黄瓜，怕种不活。我倒是从来没见过她种过这两种蔬菜。她种菜就是一成不变，一辈子就种几样她认为能种活的。新的品种从来不敢尝试，也没兴趣尝试。她种菜，能种活是王道，好吃难吃放边上。后来真的没在地里见过黄瓜和番茄，不知是死了还是扔了。可惜了这几株水灵灵被我看中的菜秧。

C

春天的王爱山很有魅力，我们忍不住去瞎逛，看油菜花桃花，看路边的野花野草。忽然看见一块地，啥也没种，严严实实盖着塑料薄膜，像一个硕大的“谜语”。大家围着薄膜，猜测下面种了啥。朋友七十多的老妈说，你们这些小孩肯定猜不到。我们五花八门说了很多答案，大妈都说不对。最后大家没耐心了，她才告诉我们这是在“哺番薯秧”。真是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小时候番薯秧一直是买的，哪个去街上，叫哪个带，带一百株二百株，一叠一叠的扎着，好像一叠是二十株。

弟弟喜不自禁地跟我说，我们马上可以吃到透骨新鲜的草莓了。我说，你种草莓了？他指着家门口的那块稻田说：“听说这里要种草莓。”这块一直种水稻的田马上就要改成草莓地，我有点期盼。几日后，看见一个男人在平整土地、划垄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忙活着。把四周的排水沟挖得深深的，看来还是个好把式。

谷雨那天，跟弟弟回家，看着门口的草莓秧，苗已经挺长了，我憧憬起来，只要给钱，就能在家门口吃到带露珠的草莓。哪知道，弟弟去外面转了一圈，溜达了一下，回来笑哈哈地说，这地种草莓，但我们吃不到草莓。我说，难道他这草莓是非卖品，全部自己吃？跟你种地一样，纯属业余玩票？他又说，种草莓，不长草莓。我说，你绕口令啊。种草莓，种不长果子的草莓，是为了欣赏草莓叶子？观察植物生长？这个中年男人难道是农学家，为了写论文找数据？弟弟说，你想不到吧，他是卖草莓秧的。这反转，实属有点大，感觉看了一出推理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悬疑剧。

这个春天，我真的跟嫩秧儿杠上了。

配图 李海波